



康巴周末

康巴人文

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南泽仁 版式设计:张磊

不朽的红船

这都是你的引领
火箭奔月,探寻未知的宇宙
高铁如龙,穿梭于阡陌
看吧,今朝的山河壮美

播下希望的火种
一路高歌
从浙江的嘉兴到陕北的延安
崎岖,挡不住你的脚步
苦难,压不弯你的脊背

刻进一个民族的骨髓和血肉
把镰刀和斧头变成图腾
你满载信仰,逆水而行

点燃百年的风华
在七月璀璨的星光下
你是一艘觉醒了血脉的大船
那一夜,南湖的烟波上

诗苑

良木

五色海

第1152期

6

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

彝乡村寨

放蜂的季节

徐鲁

没有累死的蜜蜂,只有冻死的苍蝇。老一辈人讲的没错呀,乌格你看,这么冷的冬天,小蜜蜂们不是都活得好好的吗?

曲木嘎给儿子小乌格戴了个面罩,一边轻轻打开一只只蜂箱的活动盖板,给蜜蜂们添加一些白糖作食物,一边给乌格讲着一些养蜂的道理。

今天是一个晴和的、阳光充足的日子。乌蒙山刚刚下了好大一场雪,现在大雪初霁,风也住了,明媚的阳光把远处山峰上的积雪照耀得明晃晃的。阳光洒在地堰边和龙眼树下的每一只蜂箱上,金色的光斑在蜂箱盖上跳动着,好像在轻轻敲叩着盖板,唤醒里面的小蜜蜂们:“喂,小家伙们,快醒醒啦,出来晒晒太阳哟!”

曲木嘎守护着他的每一只蜂箱,就像守护着自己的妻子阿依扎和儿子乌格一样细致和用心。每年入冬后,他把蜂箱拉回来,选定暖和的位置后,再在每只蜂箱底下铺垫上厚厚的稻草、包谷秸、谷壳,蜂箱四周也要用稻草围起来,这样既能保温又能透气。下雨落雪的日子,他还要在蜂箱上面盖上塑料布,蓑衣什么的,遮挡雨雪。

“哇,阿爸,小蜜蜂都醒了,都在争着吃白糖哦!等它们吃饱了,会不会咬我呀?”

蜜蜂过冬的时候,喜欢在蜂巢里互相拥挤着,紧紧抱成团。这样越是互相靠拢,结团越紧,互相之间的密度增大了,也就不容易挨冻了。看来,小蜜蜂们也懂得“抱团取暖”哟。

“放心吧,乌格,现在是冬天,蜂子不会咬你的。阿爸一边熟练地给蜂箱做检查,一边告诉乌格,“在春天和夏天,蜂子也不会轻易蜇人。除非人们招惹了它,让它以为自己会受到伤害,它才会蜇人。”

“就是说,蜂子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蜇人的?”

“是这样的。不过,蜂子也挺可怜的,你晓得吗,它只要一蜇了人,自己的力气和生命也耗尽了,就活不了几天了。”乌格第一次知道,原来小蜜蜂有这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春天、夏天和秋天里,曲木嘎几乎每天都会“巡视”他的每一只蜂箱,仔细察看蜂箱有没有腐烂和破损的地方,还要察看有没有大黄蜂窥伺在蜂箱缝隙边,准备干坏事儿。原来,大黄蜂“好吃懒做”,自己不会酿蜜,却喜欢干些偷吃蜂蜜、甚至咬死小蜜蜂的勾当。所以,养蜂人没有不讨厌大黄蜂的,都把大黄蜂看作蜂类的“霸凌者”和“侵略者”。

冬天里没有什么花粉可采了,可不能让蜂子们饿着,所以得给它们喂一些白糖增加营养。除了白糖,也可以多给它们留下一些蜂蜜。只要递进去一点白糖和蜂蜜,它们就会你争我抢的,食物和运动,都能给蜂子们增加热量,所以也就不怕寒冷了。

曲木嘎是一个勤劳、质朴的彝族汉子,是阿依扎眼里的好丈夫,也是乌格心中的好阿爸。从把美丽善良的阿依扎娶回家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哪怕自己再苦再累,也要让阿依扎生活得幸福开心。有了儿子之后,他晓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更大了。他暗暗发誓,不仅要让妻子阿依扎衣食无忧,还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乌格创造足够的条件,让他上学念书,能念到什么时候就念到什么时候。

阿依扎曾说,乌格将来要是能像老毕摩爷爷那样“有学问”,就心满意足了。曲木嘎听了,却不以为然,连忙纠正阿依扎说:“大树不生石夹缝,青苔不长水塘边。”阿依扎,你就好好等着那一天吧,等着我们的乌格念好了书,带着你走出乌蒙山,去看看外面的

大天地。”

“我看你是一年四季放蜂子,把自己的心也放野了!”阿依扎故意嗤笑他说,“野得连乌蒙山都容不下你曲木嘎了!”

阿依扎差不多说对了一半。不单单是追赶着花期放蜂的原因呀!这些年来,随着党和国家越来越多的好政策,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脱贫攻坚的“冲锋号”,也响遍了乌蒙山的每一条山脊、每一座村寨,曲木嘎那颗盼望着一家人过上幸福生活,向往着山外世界的心哟,确实也越来越“野”了!

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越来越“野”了。放眼看看所有生活在乌蒙山区的人家,看看全国每一处偏远的山乡,和像星星一样散落在山区角落里的村村寨寨里的人们,谁的眼界,不是越来越开阔、越来越高远?谁的心,不是越来越有新的奔头、越来越“野”了呢?谁还愿意沉睡在过去的苦日子、穷日子里,而不醒来呢?

山花烂漫,号角响处,给乌蒙山中无数个像曲木嘎这样的养蜂人,带来了四季如春、繁花似锦般的好机缘。只要有花期、花海追着跑,在曲木嘎看来,就是再远的远方,也不在话下啦!

高高的乌蒙山哟,山脉连绵,山岭逶迤。这块总面积约有11万平方公里,生活着包括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毗邻地区近40个县(包括市、区),总人口约有2000万的水土,就像一个多民族亲如一家,一起耕耘、一起守护的大家园。丰厚的植被、繁盛的花田,还有清澈的雪水河、山泉和小溪……养育了多少勤劳的好儿女!

不说别的,单单是像曲木嘎这样的养蜂、放蜂人,各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加在一起,少说也有十几万人,上百万的蜂群吧?

曲木嘎和乌蒙山区大多数养蜂人一样,常年养殖的都是一种学名叫“中华蜂”的蜜蜂。这种蜜蜂与其他蜂种,例如意大利蜂相比,个头更小,也有较强的耐寒能力,所以更适合在山区和高原上的零星花源环境里生存。

乌蒙山区到处都是苹果园、荔枝林和龙眼林,漫山遍野的山花就更不用说了。除了落雪的冬天,曲木嘎的蜂箱,一年四季能在山上摆放三个季节。春蜜的花源以苹果、龙眼、荔枝和油菜花、荆花为主,夏天的蜜就靠满山遍野的野花和各种野生药材的花朵了。

没有养过蜂的人,想到和看到的,往往就是四季如春的花田、花海,就像阿依扎刚认识曲木嘎的时候,想象着他每年追赶着美丽芬芳的花儿跑,是多么的“好耍”。其实呢,养蜂和放蜂的辛苦,只有养蜂人自己最清楚。所以,曲木嘎经常给乌格讲:“甜言蜜语最现眼,勤快苦干背后知,要当合格的养蜂人,你得比酿蜜的蜂子更勤快。”

风里来雨里去,天蒙蒙亮就顶着星星爬上山坡、钻进山箐,晚上再顶着银色的月亮回到村寨、回到临时搭起的棚子里,餐风宿露且不说,光是收割蜂蜜就不那么简单,得小心翼翼地做上十几道工序,而且全部靠手工完成。

“你吃的苦头有多苦,蜂子给你酿出的蜜就有多甜哟。”这是曲木嘎多年来从养蜂的日子里品味出来的真知。

和乌蒙山上老一辈的养蜂人不一样,曲木嘎头脑活泛,喜欢学习。有一年,他不知从哪里无意中听到说,乌蒙山区有名的“养蜂大县”四川省古蔺县,那里的养蜂人,随便叫出一个名字来,都称得上是“土专家”。曲木嘎心里痒痒的,前年春天就特意翻过好几道山岭,带着二三十只蜂箱,去了古蔺县的双沙镇,找到了那里的一位有名的养蜂“土专家”陈师傅,虚心向人家请教。

曲木嘎真是一个勤快人!他在陈师傅的蜂场边搭了个窝棚,住了一个多月,一边照看自己的蜂箱,一边也去帮人家干些杂活儿,给陈师傅打下手。结果还真取到了不少养蜂的“真经”。

陈师傅告诉他说,古蔺这边的蜂农都习惯“坐地养蜂”,这样其实并不好。坐地养蜂,不仅不能充分利用周边的“花源”,也浪费了不少的资源。“所以呀,曲木嘎兄弟,你要有信心,继续追赶着花期跑。累是累点,苦是苦点,但你割到的蜜,定准是好蜜哟!这叫作啥子你晓得不?”陈师傅笑着问道。

“叫作啥子?”曲木嘎不解。

“这就叫‘追花夺蜜’嘛!”陈师傅开导曲木嘎说,“要想脱贫致富奔小康,你坐在那里不追不赶,哪个办嘛!”

陈师傅还给曲木嘎指点了好多新的“花源”:“你们昭通那里是苹果之乡,苹果园多得很,我们古蔺这边柑橘多,柑橘蜜可是古蔺的好蜜哟!啥子时候你还可以去古蔺河、赤水河两岸摆上个一季两季的,那边荆条花多,‘荆花蜜’也很好!”

曲木嘎给陈师傅介绍了乌蒙山区的“苹果之乡”洒渔镇四周,满山满坡都是苹果园的景象。陈师傅听了,兴致勃勃地说:“要得嘛,等下一个春天,我也要改改坐地养蜂的老习惯,把蜂箱拉到‘苹果之乡’去摆一摆。”

“陈师傅,我们彝家人常说,‘野花开的地方蜜蜂多,养蜂人多的地方办法多。’那就这么说了,我在洒渔那边的苹果树下等你哟!”

“要得,要得!”陈师傅还建议曲木嘎说,“好兄弟,你最好再扩大十来个箱子,自己忙不过来,就再找个养蜂的,一起搭伙搞起嘛!十口箱子能伺候,一百口箱子也一样伺候嘛!”

“陈师傅的心,怎就这么大呢?”曲木嘎暗自想了好半天,觉得光凭这一点,自己就得好好向这位“土专家”学习。“同样是养蜂人、放蜂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想到这里,曲木嘎略带自嘲地在心里说道。

冬天里的阳光,像金子一样珍贵。快到晌午了,曲木嘎带着乌格,还在龙眼树下忙活着。父子俩一边干活,一边享受着温暖的阳光。这时,乌格看见阿爸用小铲子铲掉了蜂箱里的一些蜂巢。乌格不解,就问阿爸为什么要铲掉它们。

曲木嘎说:“这是公蜂的巢,一只蜂箱里,公蜂不能太多,不然就会‘天下大乱’。公蜂不会出去采花粉,只负责‘传宗接代’。所以,如果公蜂多了,再多的工蜂也养不起它,酿出的蜜都会被公蜂们吃掉了。来,乌格,你也铲一下试试,用力要轻点哦!”

乌格接过铲刀,学着阿爸的样子,轻轻地铲着公蜂的蜂巢。

“阿爸,等我长大了,就帮你一起去养蜂子,放蜂子好不好?”

“哦哟,我的小小乌格,这可使得!你可不能走阿爸的老路!”曲木嘎一听儿子的话,赶紧说道,“绕着瓦檐飞的,不是瓦雀就是燕子,鸟笼子里也飞不出山鹰来。我的儿子,将来可不是要跟着阿爸养蜂子、给阿妈打年柴的哟!”

“那我做什么呢?要不就跟着毕摩爷爷学习种苹果吧?”

“苹果也不用你种!你要给阿爸、阿妈好好上学念书,念好多好多的书,以后还要飞出乌蒙山,到昆明念书,到上海、北京去念书!”

曲木嘎说:“乌格,只要你能把书念好,以后不论你去哪里念书,阿爸都会追着你,把蜂子放到你念书的地方。”

“还要带上我阿妈哦!”乌格强调说。

“还用你说?”曲木嘎笑得咧到了嘴,说,“那必须的!”

漫话康巴

大视野下的康巴文化探秘

范河川

附国历史溯源与考证

在探究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东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时,有几个关键问题始终萦绕在研究者的心头,难以回避。其一,是白狼和白兰的译音准确性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唐朝以后出现的白兰,并非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的白兰。其二,则是附国与其他部落之间错综复杂的存在关系。附国,这个在历史长河中如流星般转瞬即逝的政权,其相关记载引发了诸多不同观点和解读。笔者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广泛查阅各类研究资料,并与专业的藏族历史学者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尝试从青藏高原东部的宏观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介绍。

一、地理位置分析

关于附国的地理位置,诸多史籍均有相关记载。《隋书·附国传》明确写道:“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同时还提到“附国南有薄缘夷”以及“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霍州都督府设有东嘉梁、西嘉梁等羁靡州;《北史·附国传》进一步补充说明:“据记载,其地南北八百里,东西千五百里。”

为了更精准地确定附国位置,我们可以借助与其毗邻的嘉良夷部落方位来分析。《新唐书·西震蛮传》记载:“雅州西……五百里外有……东嘉梁,西嘉梁十三部落”。经考证,雅州西五百里外的嘉梁地区,大致对应现今大小金川一带。然而,对于南边的薄缘夷,史书中缺乏详细记载,但部分专家推测其位于今大理地区。而党项,学界普遍认为在今青海、甘南以及四川西北一带。这一推断与仍乃强先生在《康藏研究月刊》第4期发表的考证结果基本相符,即“附国辖地包括今道孚、炉霍、甘孜、德格、邓柯、康定六县”。只是在今天,我们需要从地域面积方面考虑更多山谷农区县份。

此外,《隋书·附国传》还记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碛、白兰、北利模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由此可见,当时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部落林立,处于一种分散割据的状态。在这样的局势下,时常会涌现出一些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人物,如新龙后来的工布朗结,他凭借自身的智慧与勇气,整合几个县的力量,暂时性地统一部分部落或区域。附国的出现或许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众多部落中脱颖而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与统一。

二、建筑技艺分析

附国人的居住习俗已经明确了地域特点,《隋书·附国传》对此有详细描述:“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盗贼。”

直至今日,除了千碉之国的丹巴外,沿雅鲁江流域的雅江、新龙、凉山木里等县,沿鲜水河流域的道孚县,以及沿大渡河流域的康定折东片区、泸定岚安乡等地,依然留存着众多碉楼和石砌藏房。这些建筑不仅展现了精湛的技艺,种类更是丰富多样,有用于防御的高碉、居住的石屋,还有兼具多种功能的复合型建筑。它们的墙体厚实坚固,石块之间拼接紧密,历经岁月的洗礼和自然灾害的考验,依然屹立不倒。这些建筑宛如一座活生生的建筑博物馆,与史料记载高度契合,生动地再现了附国时期的建筑风貌。从这些古老建筑中,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附国人民昔日的生活场景,感受到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的创造力。

三、物产方面分析

以物产维度展开深入剖析,我们能从史籍记载中探寻到附国更为详实的历史脉络。《北史·附国传》明确记载:“其土高,多风少雨,宜小麦、青稞、牛、马、细鳞鱼等。山出金、银、铜,多白雉。”从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相互

关联的角度来看,这段记载清晰无误地将附国的主要物产指向了山谷农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小麦与青稞成为适宜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为附国居民提供了基本的粮食保障。同时,丰富的金、银、铜等金属矿产资源,不仅反映了当地地质条件的特殊性,也为附国的手工业发展和贸易往来提供了物质基础。

《隋书·附国传》中还提及:“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这一记载暗示了附国境内存在较大的河流,且当地居民掌握了利用皮舟渡河的技能,这对于区域间的交通往来、物资运输以及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符合上面提到的几条江河流域之所在和出产细鳞鱼的环境。综合各类物产情况进行全面判断,现今石渠洛须、德格、甘孜、新龙、炉霍、雅江、道孚、康定、九龙、巴塘、乡城、得荣,以及凉山州木里、西藏昌都地区部分河谷地域等县,均与附国的物产特征高度吻合。

确定附国地域范围的关键在于,诸多史籍未记载盐井及囊谦盐。古代盐是重要战略物资,产地影响地区经济、政治格局,政权控制重要盐产地通常会在史籍体现。芒康盐井和囊谦盐矿资源丰富,当时对周边势力极具吸引力。若附国掌控这些盐产地,物产记载应留痕迹,因其会影响附国经济模式、势力范围及与周边部落关系。现有资料无相关记录,反成确定附国地域范围的重要依据,表明其势力未涵盖这些产盐区,助于精准界定其实际控制区域,为研究附国历史等提供关键线索。

四、区域交流分析

附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往来。《册府元龟》记载,附国曾多次派遣使者前往中原王朝朝贡。《北史·卷96·附国传》明确记载:隋大业5年(609年),附国“又遣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朝贡这一行为意义深远,它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外交礼节,更深刻地象征着附国对中原王朝正统地位的高度认可,标志着双方建立起了明确的政治隶属关系。此外,附国与祚都(今汉源)联系紧密。《广川画跋·卷2·上王会图叙录》记载:“……其南首以交趾、浔黔、哀牢、夜郎而板楯、尾濮、西楚、附国祚都等次之……”,这里记录了“附国祚都”使节抵达唐廷的信息。这一珍贵记载为我们深入认识唐朝与附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可谓否定了附国是吐蕃的推测。

五、风俗习惯分析

《北史·附国传》云:“国有重罪者罚牛。”《隋书·附国传》却曰:“国有二万余家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重罪者死轻刑罚牛。”罚牛是以资产买人命的古代藏族传统法规。最特别的是:“……死后一年而大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其丧葬之俗十分特殊,马在古代是极为重要的军事和生产物资,“杀马动至数十匹”与道孚藏族带贬义的顺口溜“道孚牧,吃马肉;马肠做腰带,马头祭祖先。”风俗一致。很多学者认为,西夏建国时,国号为大夏。西夏的民族是党项族。党项族未北徙而留居下来的人,被称为弭药,又称木雅。党项、西夏、大夏、木雅、弭药是对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因此他们推断附国就是木雅(历史上道孚、乾宁、炉霍、新龙曾经被称为大木雅)。

附国在历史舞台上的存在时间极为短暂。隋末唐初,随着吐蕃的强势崛起,并将势力伸向青藏高原东部,附国或是被其他部落兼并,或是因内部矛盾激化而走向解体。即便如此,在康巴这一大区域,汉史中仍沿用《白狼歌》中的称呼,将这一地区称作“白兰”。这段历史虽已远去,但它留下的诸多印记,依然为我们探索古代民族的发展与交融提供了宝贵的线索。